

ChL 9117.1148^c

2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6~~

OCT 11 1932



漁洋山人文略卷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城王士禛字貽士

鄧孝威被徵入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入詩何其多楚聲也
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遊蔡州南遊嶺
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
始歸顧其爲詩雕畫土風葺甲新意無幾微羈旅
侘傺之色今

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
顧問鄧先
生哀然爲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大夫莫不喜

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顧悵然若有不自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王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所以養也武王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鵠羽之詩作焉陟岵之次章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由來勿棄鵠羽之次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蓋古之孝子行役於外不獲養

其親其詞之迫切如此今鄧先生有母年八十矣一日舍甘旨之養遠來京師其情之迫切與陟岵鵠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猶南陔白華之遺意也昔鄧先生遊蔡州嶺表年方壯母亦未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也客曰善乎子之說詩也夫鄧先生之詩數篇耳而正變之義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子可知也予曰然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爲荒服士大夫非遊宦奉使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峭拔甲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爲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自唐宋以來爲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獠談者遂視爲畏塗間有高流勝士一至其地者卽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徃徃不勝其幽憂侘傺之

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風物土宜緝爲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唐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爲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爲君難之君應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攀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嘆慕以君奇懷曠致爲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

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於磨厓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亡人才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一月二十日
以露布宣示百官曰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
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嶽
瀆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卽其陵寢所在以類
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往湖南祀炎帝虞帝
二陵旣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爲一軸
以授予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
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爲御史備法從凡大朝廷因革民生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滇寇豕突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爲三窟洞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形諸詠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輿聞當宁非厘如騷人遷客侈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蘅之秀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返孔子美之君以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揚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嗚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宋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谿爲宛陵山水最佳處梅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歛墳籍放意雲壑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谿水如環如玦遶樓徐逝每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之曰滿聽且爲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亦因以傳夫詩之爲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寫田

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瑯琊之
采西汎左蠡陟匡阜溯蕭江濫章貢禮青原七祖
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
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曩絕遠世事讀之者
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
爭鞺鞳噲吟中如不平以眎夫高車飛蓋紆組影
纓者其得失豐嗇爲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再
枉寄書文詞甚高予休沐少暇報書遼緩自分見
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爲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
聊以答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人
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
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犁然而不惑猶以爲未足
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
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
闕之文所至憑吊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
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
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俯仰
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

盤瓠之鄉發爲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
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
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
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千首美刺具
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
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
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咏之文揚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
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何謂耶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
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爲歌咏之文乎抑以爲史
傳之文乎昔唐宋閒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
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
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
人可矣

突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
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內士執牛耳
者皆欲得二王蒞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戩斬然奮
頭角揮斥六合上鞅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嶽麓
云不借直踏寒烟裏麝香獨遊亭午時予讀之已
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戩亦數因人遠遊在江
南寄予詩一編尤怪奇詭訖池陽山行之作馳騁
筆力過歐陽永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
雯倡和頡頏上下旣而遊滇南歸畱歷下訪予西

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
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
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
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沂之楚騷漢魏樂
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
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戩於斯二
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
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各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
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
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

陛下方以文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文
學之士爭挾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
戩夙昔同學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
年奔走道路栖栖爲旅人其能無槩然於中乎夫
薦賢能拔幽滯賢公卿之責也戩持是以往其能
終於無所遇哉必不然矣

惇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

世祖皇帝歷吏戶兵諸曹尚書

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政府未久乞歸年甫

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內高之公子仲愚少承家

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發爲文章汪洋演迤

旁礴閎肆一時名卿聞人競折節下之惟恐不得

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清儉不殊後門單素

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甲科致通顯公顧以

盛滿爲戒如晏元獻公不求恩澤王忠肅公不令

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才雅不欲以門廕得
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之薦達故有才如君
竟以逢掖終其身可嘆也洎文定薨未幾君亦遂
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閥日飽梁肉厭綺襦
紈袴而坐躋華廡比比皆是此固非君所屑意使
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韓持國之流其所成
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塲屋以死豈非命哉豈非
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歌詩爲惇裕堂集其
兄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離爲若干卷刻之蓋聊
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已之悲也君之文尤邃於六

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冬官序諸篇皆卓然
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祿不似使其得志發揮爲
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播諸金石否亦流傳
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不能與古人爭勝尺
寸而惜其漸就漸滅而無傳也是刻也又烏可已
哉

東浦詩集序

邵陽黃潛給事之歿也予方在黜堊聞赴哭之慟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邵陽師死矣其詩未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刻梓以傳又請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邵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邵陽者非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潛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哀其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父不必得之子黃潛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

微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
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潛云比予官國子祭
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
數百軸益知黃潛非妄嘆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
之譙予與黃潛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所以事
予亦與黃潛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
朱君獨留明年予報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
明年而黃潛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
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
再至京師朱君已次第黃潛嶺海諸集鏤版以行

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郢人逝
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工其
澗潞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率有
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
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
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爲萬乘
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顯榮
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圖其不朽於身後均
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旣多朱君之義尤愛其
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海

文略卷三
十五
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倚聲集序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卽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爲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

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
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
號嫺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
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
師曠覘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
之爲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
來樂府之詩自饒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
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
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
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

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
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
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弟子
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
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
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
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旣窮而聲音之秘勢不能
無所寄於是溫而生而花閒作李晏出而草堂興
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
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

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
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
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
詞人之詞柳耒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
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
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矣花菴博
而雜尊前約而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
於隆萬畧於啟禎鄒子與予蓋嘗嘆之因網羅五
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闈之製彙爲一書續花間草
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

歌弦之意也書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
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
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將
由音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
興矣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蘭陵八日而返
得遊記六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爲一通曰過
江集程子崑崙予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
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
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墟里問其子孫吊其流風
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
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屐幽壑窮極烟嵐雲
水之變態斯遊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峴
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
綴巖谷幽窅筇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
烟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
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
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
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
集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
綴巖谷幽窅筇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
烟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
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
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
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
集

集

癸卯詩卷自序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
秋風起雨作中夜條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
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
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
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嘆執我手朱
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
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
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

終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予每循覽愴然不能
終卷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跬步未知
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
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之詩之
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
矣予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別
與東亭再別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別
於鑿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穎之
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
青山黃髮之約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

歲癸卯西樵奉命主中州試東亭舉山東榜予
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偶編次一歲所作慨然
書此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
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
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
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于
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
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
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
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

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
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
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
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
中每嘆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
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卽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
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
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
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穎濱又云子瞻之仕其

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
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蓑丈人之類也
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
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
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
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
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
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
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

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
永以圖經考之永爲州在楚粵之交去京師六千
八百餘里東安爲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
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
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
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
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聞風
奔逸賊遂踞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煽諸
蠻江漢洞庭列戍相望阻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

粵二三叛帥狼顧競起乘閒抵隙膠牢固結遞相
倡和衡末之閒直其要衝井湮木刊城郭爲墟一
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稟廟謨
疾益岳陽遂鞞長沙楚角之粵倚之不百三十日
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

上察督撫題授長吏滋爲弊叢旣下湖南遂以銓
除還之吏部於是李子鄴臣得末州東安令以去
成曰以李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爲緊望縣庶展其
驥足今吏東安是棄之也予不謂然今天下吏治
病亟矣頭會箕歛僕區詰盜法令牛毛大吏誅求

無藝不得已則仇百姓以賂之此非盡有司不肖
勢使然也東安遠在西南數千里甫脫兵革法令
簡易又其大吏率在兵閒其尊貴宜稍殺所賣切誅求
宜稍衰凡有瑰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間疾苦
得便宜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爲何如李子得此
可以賀矣若夫瀟湘浯溪九疑岫巖之奇與夫昔
人所記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跬步登臨之餘侈爲
歌詩以抒寫山川之奧李子政暇優爲之不復述

漁洋山人文略卷三

漁洋山人文略卷四

新城王士禎字貽士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閏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發興
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
霸先與高齊大戰卽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
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爲白門登鷄鳴寺
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捲
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末康閒卽南宋雷次宗開
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

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塔望
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網
罟弗禁夕陽頽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
鳧鷖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閒而已十廟皆在山
麓帝王廟尤荒闐童豎數人眠於輦路羸馬脫羈
齧草堦下爲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
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歷嶽峯二里
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下洪濤動前
卽大江也小憩靈應觀坐道士南軒潭影山光濛
濛一碧芰荷楊柳上下無殊蓮上舊多名士唐宜
卞祠以歸日下春矣

之丁菡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門取道冶城

卞祠以歸日下春矣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雞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侍中黃
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
彌望蔓草縈烟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嶸巖
虧雲日明晦誦沈隱侯干雲非一狀蘇端明峰多
巧障日之句嘆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種
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爲陵園地龍鱗
虬鬣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
今十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聞惟無量殿
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豁堂師法嗣爲言寺廢

之由乘願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樓
後面屏風嶺風逢逢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飯
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予登焉上人
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誌
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法衣董
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鳥巢佛印三教畫壁皆不
見惟頽壁數版丹青漫漶如天吳紫鳳顛倒短褐
而已稍東爲說法臺址旁卽八功德水榛棘蒙茸
無復涓滴南爲琵琶街僧雛拊掌隱若弦絲之音
殿前有巨鐵翦鍍大吳字土人訛謂赤烏時物按

明高帝初定建康爲吳國公八年爲吳王此當景
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山
有蛟鑄此爲鎮云梅花塢在山門東寒香數百樹
尚橫斜山翠中間周顛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皆
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別樵唱滿山悲風騷屑
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爲今
詠之上人貽余豁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卷
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此山並建塔之形也
相之土入韻余禱堂詩自撰刻
斷木尋幾異蹟來而數昔人登樂
不可辨會日夕數與上人眼
尚歎除山翠中間風飄草堂
不勉論此孤絕云歎亦非山
木文示於池於於不殆所
四高而心文女來公笑國
不人神文來五北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即古
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刹
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
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烟霧
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雲
逢逢起腋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
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
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
一絛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捷如

飛鳥殆蒙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逡巡
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
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狃通出入松栝疎古
篁竹幽邃後爲鳳山碧峰寺卽唐翠靈寺以碧峰
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
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
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敕諭
墨澤如新迺遷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闕無人跡遐
想王謝庾卞之風爲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
豫章內史梅賾賾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末亭側喬木數百
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剪伐之亭與祠並圯今
亭祠皆徙而北雖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陝之真
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
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
將何爲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
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
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
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勛戚大臣下至
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才之盛古今無與比

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鈎之耻得與諸公朽骨爭
千秋萬歲之名哉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
元昭招余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手
也時方燠甚忽雲葉四垂雨如屈注淮水暴漲三
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往至鳳遊寺卽上瓦官也
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
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
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
之舊殿左空圃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卽古
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僅培塿不可以望遠

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瀕於
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內云稍西南爲下瓦官
寺藤梢橘刺數折始得寺門清迴視上瓦官不啻
過之寺有唐幡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
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
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
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玉佛戴安道佛
像顧長康維摩圖爲此寺三絕皆化去老狐看朱
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顧千載而下猶與

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道林
法汰之流皆居此顧虎頭伏曼容宅正在寺側風
流弘長於古爲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
飲青嶰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萬个流雲欲
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
半規烟霧葦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細縕輪困
登閣望之如足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
六朝松石乃別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爲家兄西樵禮佛長干薄暮入寺然燈九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徹篝燈百四十有四放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上人方丈夜宿北軒窗外鴨脚叅天下蔭十畝中夜風起聞雨聲洒葉上與簷角琅璫相應覺枕簟間蕭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簷靈盆山石菖蒲數叢勺水渟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聞剝啄聲撲刺驚起坐僧樓汎覽壁間衲子詩有鳥鳴

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烟嵐
蒼鬱縈青繚白城闕峰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惟
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髣髴天外蜿
蜒而已山頭松柏數十株疎密皆有畫意近俯長
干諸刹樓臺丹碧明滅烟雨中他日得一筇一鉢
足跡徧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
輒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
烟雲入奚囊耳雨濘甚與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
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烟雲盪胸
急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氣蒼鬱
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涼遂登
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紆
曲繚絡江滸謁八難殿東炬觀蘇朮長江巨石四
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
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
公宇廬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
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
然蜃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蹻御風矣閣中怪石

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決漭居然萬里之勢余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崇邑江浦諸山佛螺帝青隔江奔赴今來更闌月晦下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刺如巨人時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岩入毘盧殿殿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天矯直攫簷雷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航鳥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視觀音崑又一奇也院有廬山僧爲略說栖賢東林諸道場之勝昔阮思曠戲何次道我求千戶郡

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佛卽不易作何至不可爲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剪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山偃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中砥柱怒流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偉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會爲南國子祭

文略卷四
酒又歷官南史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白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生祠南亭三楹壁閒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關祠頌同鐫一石其一云
爍爍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雲物樓堞烟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

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柏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畱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遊牛首山記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剎首牛頭康熙甲辰余量移
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鞵青鞋
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
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
勝之具許爲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
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以北先攝山次寶華山
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
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良苗
懷新興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

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
圖曳筇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
話相賞有松石閒意想當如是既抵寺門仰望東
西兩峯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爲佛窟寺嬾融大師
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
古松千百千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剪伐皆盡今
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
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語良可味入禪堂觀浮
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爲施愚山題額窗檻洞豁下
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桮一峯秀拔林木蒼

蔚如繡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百
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猿猱東峯峭絕豁舒
中斷得兜率禪院院後石壁鐫子瞻怪石供五字
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爲之一笑循磴東上卽
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橫流山外三山錯峙
采石天門皆在襟帶閒矣巖下坦軒爲鐵漢和尚
故居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獼猴自隨凡有所須
曲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
學士爲方外交學士贊其畫像曰兩個獼猴杖一
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畱此賊私

誤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闕兩峯中劃如巨靈斧
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闕豈煩改作者也北望金陵
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峯間僧安居爲言
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
遂替由西峯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後外爲方塔
有宋僧普莊明盛時泰仲交二記敘洞塔所自名
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爲辟支迦入定之所昔
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
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遊戲故應爾耶歸宿一鐙
樓山月皎然烟鳥初定俯視下方羣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
各成一詩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蔓壑實爲一山牛首爲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頓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首逕西風嶺沿師子峯西趾登獻花巖咀崑崙峯屢有登頓陟則溜懸降則心俯人行巖谷閒如猿飲澗如蟻緣垤如鍾乳倒垂四視陂塘墟落如蜂房如蓮蓋如綦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璃硨磲磔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逕石窟南下松石疎古

略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徑如綫忽得
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谿禪師
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呈劍堂觀石公
詩畫標格不減寂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
司馬大鉞被廢後居此寺寺多其書蹟僧雛出所
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齟齬蜀洛清流之語因
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
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字宛然阮司馬題云
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字痕皆紀實也洞
右爲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甌甃咸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爲阮司馬墓道石湖邢昉孟貞過此曾
賦詩曰高墳何纍纍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
橫望真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朮藥宋人詩陶家
舊宅寄山坳卽此東逕天盤嶺松毛如苔蘚衣被
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閣始與來路合望牛首
便如故人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
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間都無俗
處信然矣

表計然矣

蓋謂茶干首限糴昔人請平首脈堂之間播餘分
野吹射人人自鳳臺門越南之遊凡二日餘晴二
以骨人齊樹沙至半即水閣故與來亂合望平首
書字谷山然唯山東野天盤餘外手吹苔鞠本前
跡望其指跡其脈穴盤餘餘宜木藥未入指圖來
願請曰高觀何與中何與骨骨也盤餘故煉
並樓吉山為河河馬墓此不勝慨也孟良與此會

遊攝山記

志云攝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
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
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
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
車時湖水小涸茭蘆被渚爾止爲指點前代三法
司故址依稀可辨堤盡復輿行路旁見翁仲石馬
橫斜田壠閒爲故中山墓道稍北爲李岐陽墓道
牛羊上壠無復曩時小憩蔣侯祠觀鍾山出雲又
二十里至攝山兩峯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巘凸

文略卷四
四起伏晦明罨靄不一狀東北一峰卓立天外散
爲三峯鬱爲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
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
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
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叅掌選事菩薩戒
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減聖教按江令名
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
耶碑陰勒元祐禮部敕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爲覺
浪和尚塔院和尚闍人梵行精嚴嘯峯藥地諸大
師皆受記荊爾止常在姑孰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弟子後示寂天界衡嶽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
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
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
次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
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閒有龕頂放光
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
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峰閣若循中峯澗而上卽
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予曰由千佛巖而
白雲菴而中峰譬如振裘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
遂鼓勇登巖巖閒鑿石爲像華鬘儼然如百千萬

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
爲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
紫盆峰此卽出紫峰閣之背憩松石閒久之取道
峰左緣中峰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篆爲明
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
菴幽磻千仞修篁出磻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僧
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爲白雲菴卽
明公故宅急從密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
埒地稍閑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
奔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衰不受高帝之

命天子目爲外臣賜籜冠竹節杖以表高尚宋齊
閒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仁智之居俛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沒荒翳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余躍往觀之此上卽中峰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蹉踣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鸛河
近出山趾兀木所鑿亦名鎗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輿窮最高峯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衆有倦色如嬾殘履衡嶽巨石盤旋而下峰北
得霞心禪院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畱客試真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白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予
輩至遠使相迓策杖赴之逕德雲菴長溪怪石坳
窪訝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畱宿余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晰遽然而醒窗外夜雨
瀟瀟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峰飛下以澗爲尾
閭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予峰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且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兜子未
具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遙望一
峰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爲疊浪巖
惜不令吳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今尺幅間聞水
聲浩洶耳天開巖尤奇地險逕狹怪石如齧齧挾
雨與屐齒鬪竹木蒙翳猩鼯之跡交錯羣怖不敢
進余謂伐山開道彼何人耶於是斬荆叢筍達巖
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
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
刻重摹於此鸞飄鳳泊想見岫嶁石廩之奇逕造

峰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峰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官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郭景純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間覺有異急迴訪之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常居此石縱丈許橫稱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峰之中憶吾友杜于皇昔游攝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石將無是乎石傍小溪略狃通之遂過圓通別慧

公與爾止趨東澗紫峰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聽僧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卽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出門扃鑰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曾一至此亦以門閉而去欲少待恐雨濘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剪伐竺公上書當事廛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如是觀從輿中迴望最高峰雲氣羃之雲稍解駁略辨茅茨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時此身真從雲族中來矣

遊寶華山記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水自四山而下淙淙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爲愛泉聲過林去不知烟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猿鳥路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名未甚著虎狼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鵝頭宗繼來卓錫見月

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爲人天師至是始相見山中一燈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有涼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華乃敕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塔時建銅殿者三峩峩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子字

不可譁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所創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聞蜥蜴數十頭游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鉢貯之形如守宮腹尾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往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

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
偃然受秦如此安在其爲靈耶豈韓子所謂失其
所憑依而不可者耶抑米階尺木而自混于蠅蚋
者耶爾止舉白公麒麟爲脯龍爲鮓何似泥中曳
尾龜之語相與三嘆峯皆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
法旣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趣龍潭北風甚利
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
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
山憶昨從峰頂頰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卽
今高枕聽欵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真州星火計爾

止尚未發龍潭耳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冷金山綺豔焦山骨勝金山肉多惟登妙
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袁絢歌水龍吟於此公
為起舞差強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事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烟水
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
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
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
微露紅暈儵忽躍起數千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
演漾不定壑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
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於潮汐
汨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崑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
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勝
遊吊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
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爲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
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
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招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招隱水深山秀烟霞澗毛皆不凡予以庚
子仲冬月同崑崙子來遊紅葉滿山石骨刻露泉
流蕭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愔悅久之

竹林寺題名記

自招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畫修竹數萬竿
清風拂戛上捎雲日與崑崙小憩鉗錘室聽中上
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移晷不能去憶唐人詩殷
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永豐程公岫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爲山澤游不
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
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
庚子來遊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
無復繼況於數千百世之下乎

漁洋山人文略卷四

平山入文卷四

無窮...

夫...

...

...

...

...

